

第十四课 萨迦法王世系与种姓

〔前世世系篇：贡嘎洛珠·萨迦白兰王世系（约十四世纪） | 地点：后藏萨迦〕

上一堂课后段已讲到几个部分，包括桑浦寺的介绍，以及达钦贡嘎洛珠这一系的指示。今天把这部分稍微讲细一点，因为很少人提到。贡嘎洛珠(Kunga Lodro)的名号里，前面这个「达」是「达钦(Dagchen)」的「达」，代表祂也受封为「达钦」继承人。

祂的父亲是第一代大师——大法王，所以祂承接名号，名前才有「达钦」的称呼。史籍里也会在祂名前加一个「王」字。这有两个原因。

一是祂是第三代白兰王。白兰王由元朝帝王封给萨迦派，从卓贡·恰那(即八思巴之弟恰那多吉)第一代白兰王算起，祂承接为第三代。二是祂又成为当时元朝的国师、帝师——「帝师」即皇帝的上师，也是皇帝未来继承人的上师。

所以祂还可称帝师·贡嘎洛珠，称号很多。这里我们用「达钦」，是依仁珍才旺诺布自己的记述。在仁珍才旺诺布的全集、密传、自述，以及弟子所写的简传里都提到：祂有身为娘氏(Nyang)、更拉巴一系的习气。

文中也提到，从萨迦班智达、成波大师，到贡嘎洛珠等，这一系列都是南开宁波大师的化现转世。另一处提到，贡嘎洛珠是萨迦血脉出身，成就了娘氏的猛咒部，即愤怒莲师。祂持此法门咒语达一亿遍，证量极高。

这里的「娘氏(酿氏)」，指的是过去著名的伏藏大师——一百零八位伏藏大师中，享有「五大伏藏王」称号者之一。五大伏藏王之二的娘·尼玛沃瑟(Nyangral Nyima Özer)大师，历来极为著名。后世许多伏藏大师、成就者都对祂极为赞叹，认为祂是登地大菩萨，具有无穷威力、神通自在，种种事迹惊人。

祂随时可亲见莲师、观音等诸佛菩萨，向其请示教法，也能随意差遣各类护法。因此祂在历史上又被称为「无碍王」或「无碍自在伏藏之王」。据说祂的能力如同莲师，任何鬼神、任何诅咒都无法伤害祂。

祂去取伏藏时,有时还会顺便看看别人的伏藏。一般伏藏品都有众多护法守护,以免被不该碰的人碰到,或在不对的时间被取走而破坏缘起。但尼玛沃瑟能打破惯例,想怎样就怎样,用神通与威力去取别人的伏藏来参考、把玩一番,再放回去,其他护法都不敢有意见。

在众护法看来,祂就如同莲师本人——莲师自己来取自己放的东西,似乎也没什么不妥。这样的故事很多。尼玛沃瑟大师约出生于藏区洛扎(Lhodrak)一带。

祂八岁时便在净相中亲见释迦牟尼佛、观音菩萨、莲花生大士等,禅定功夫极深,一入定便以月计。小时候祂就已亲见莲花生大士——不是净相,而是现实中直接显现:莲师骑着一匹白马,白马四蹄各由一位空行母托举,飞到祂眼前赐予加持,手持宝瓶让祂饮下甘露,授予四种灌顶。受灌当下,祂感到如同大地崩裂、天空崩裂般剧烈,随后出现许多奇特征兆。

回去后祂行为变得怪异,很多人一时不解——祂开始有一些「疯瑜伽」式的举动。这有时正是身为伏藏师必要的条件之一。莲师传记里提到,要成为合格的伏藏师需具备几项条件:其一,须出生于特殊而高贵的血脉家族——即便家道中落也无妨,至少血脉是过去某位成就者、功德主或帝王等的后代;其二,祂本人比较容易受到世俗的批评。

因为伏藏师不能随顺世俗,必须以取出伏藏、利益众生为宗旨,行为要更符合密乘、萨埵的标准,所以往往带点「疯」相,类似济公那样。祂们从小或许在家族、亲友间遭受不好的待遇、被批判,受到较负面的影响。这一方面是要让伏藏师不受世俗污染。

要取得能令众生解脱的大法,必有相应的牺牲与奉献,不能有世俗牵绊。所以许多著名伏藏大师从小与家人不合,甚至被家族赶出门;就算没有,家庭关系也往往不太好,或家族中身份、亲属关系较为复杂。种种条件,都是为了让伏藏师从小便具备一定的出离心——这对于成为圣者可说是必要的。

从世俗角度看,这可能是痛苦、是障碍;但对求解脱、利众生者而言,却是极好的增上。就像冈波巴大师,当初若非妻子病逝,祂未必有机缘努力学佛、成为一代宗

师；惹琼巴大师，若非未来的岳父嫌弃、责骂他，他没有因此难过离开，也无法成为空行母法门与密勒日巴法脉的继承人，而会深陷世俗家缚、无法出离。所以真心想修行、一心求解脱的人，生活中遇到类似问题时，不一定是坏事、不一定是障碍——有时可能正是佛菩萨给的加持，让我们快速脱离世俗心态，生起具体的出离心，专心一意走在佛法修道、利他的路上。

总之，娘·尼玛沃瑟示现种种疯行之后，接受了父亲的马头明王灌顶。他父亲大概也想：若这孩子疯癫是有问题，接受能摧障碍、摧魔障的灌顶加持后应会消减；若不是，得此加持后能力反会更强、疯行更剧。所以一般对本来正常、后来看似疯癫者，会给予这类灌顶加持。

我们宝上师小时候也是这样。他很小就不断在净相中见到诸佛菩萨给予的伏藏授记，所以每次一醒来，就疯狂地抓起笔一直抄写、抄得到处都是，纸不够就贴到墙上，类似的事情很多。后来家人有点担心：他到底真是伏藏师，还是有魔障？

于是请教了寺庙的成就者。成就者建议，让上师做一次愤怒莲师的短期闭关——若是魔障，自会消失；若不是，征兆会更明显。宝上师听从建议做了闭关，结果出关后写得更多，连门外都贴满了。

于是大家都认可了：上师就是一位伏藏师。这一点，连年龙上师的木活佛——上师的师兄弟——前几年见面时也跟我讲过。他说小时候就对上师非常敬佩：他们同被认证为转世活佛，好几位一起被认证，可他觉得唯有宝上师才像一位真正的转世活佛。

他说，每次他们一起去野外玩，上师总能在玩乐中挖出各种伏藏品：一处沙里挖出一支金刚橛，另一处又挖出别的东西。他小时候看到这些，便对上师生起极大信心，认定上师是真正的伏藏师、真正的转世活佛。这是他亲口对我讲的。

总之，娘·尼玛沃瑟在闭关修持中面见多位本尊、得到许多授记。出关后他显现神通，在许多岩石上留下手印、脚印；他闭马头明王关所用的金刚橛，也会发出马鸣之声。此时空行母给予授记：「你就像驱散无明黑暗的太阳，从今天起，你的名字就叫尼玛沃瑟(Nyima Özer)。

」(译者注:「尼玛沃瑟」藏文意为「日光」。)尼玛沃瑟的愤怒莲师法门影响极大,许多成就者都喜欢修持。第五世观音尊者(即第五世达赖)自己就是尼玛沃瑟大师忠实的信奉者,其伏藏法多与尼玛沃瑟相关,也收集了大量大师的伏藏法与本尊仪轨,发愿弘扬。

所以现在讲观音尊者的传规,凡涉及莲师伏藏法的,大多与尼玛沃瑟相关。此外,萨迦派过去许多上师也很喜欢修尼玛沃瑟的传规法门;而且他们许多亲戚、家族成员都与娘·尼玛沃瑟的后代有姻亲关系。像萨迦派的旺度宁波(Wangdu Nyingpo)大师,他母亲便是娘·尼玛沃瑟家族嫁过来的。

他一生专修尼玛沃瑟传规的愤怒莲师,得到极大法力与神通,能轻易降伏天龙八部、破除各种诅咒违缘,在当时极为有名,被萨迦派称为持咒大师。萨迦派许多成就者专修娘氏(酿氏)传规的愤怒莲师,历史记录中相当多见。所以各教派并非后来才慢慢有酿氏伏藏法门的修持,其实很早以前就已开始修这些法。

我们讲的贡嘎洛珠大师——上师的前世——本身也算是尼玛沃瑟的后代,因为他母亲似乎也出自娘·尼玛沃瑟家族。前面说他修愤怒莲师一亿遍而得成就;其他记录里,有说不止一亿、甚至好几亿遍的。这些说法应该都对。

就像朗加仁波切说自己修作明佛母法门满一亿遍,那应是指座上专修的数量;若连生活中修的一并算入,总数应有好几亿。贡嘎洛珠的一亿遍,可能也是座上修的次数,连日常修持全部加起来,大概就有好几亿遍了。所以许多实际可见的资料都特别称赞贡嘎洛珠是愤怒莲师的大成就者。

这里的「Nyön(疯)」是疯子之意,而在藏传佛教里,这个「疯」是极高的称呼——能达到大圆满成就、登地菩萨、持明果位之境者,才够格被称为「Nyön」,绝非贬义,而是极高的赞誉。仁珍才旺诺布全集里提到,有一次在德格地区的噶(Gar)地,一位八邦(Palpong)大师与贡嘎洛珠会面,以《道果》法集中的一则偈颂称赞他:「他已融入不动摇、无分别的智慧,不为五蕴分别所动的坚固智慧。」

」意即他已证得极高的智慧证量。这段记载见于那位八邦大师自己的传记。这位八邦大师与历史上著名的大乘法王拉康洛珠(Lhakhang Lodro)同代。

此事在那部全集里有专门提及。贡嘎洛珠也是贡嘎仁钦(Kunga Rinchen)大师之子。在达钦·谢拉(Dagchen Sherab)大师之后,萨迦家族分为几支。

据载,达钦·谢拉共娶七位妻子,生三子二女。他圆寂后,由继任元朝国师的儿子——第五位妻子所生的长子——一起把整个萨迦派划分为四个(或六个)拉章。其中第六位妻子所属的都却拉章(Duchu Lhabrang)中,索南桑波之子贡嘎仁钦,即是贡嘎洛珠之父。

他们每个孩子其实都有特别的成就。第四个托尔拉章的孩子,后来其孙成为明朝大乘法王;贡嘎洛珠自己的后代,到明朝时成为辅教王——他本身是白兰王,后代又成为明朝辅教王,史书特别有介绍。他也当过元朝皇子的老师。

像第二拉康拉章里宣部大师的长子,也当过元朝两位皇太子——也孙铁木儿(泰定帝)与图帖睦尔(元文宗)——的上师,萨迦世系史有此记载。或许因为有这样的老师教导,这些皇子后来在政治上即便不是掌握大权的主导者,人品却似乎都比较好。像也孙铁木儿,后来被称为元朝泰定帝,他是元世祖太子的孙子,算元朝第六位皇帝,以蒙古帝国而论是第十位大汗。

他本封晋王,元英宗死后,众王爷都不敢妄动、无人敢自立为下一代领袖,于是大家将它拥立为下一任元朝皇帝。他一上任便大赦天下,赦免了过去所有敌人与家族仇人,不问是否参与;又免除了大都、八番、四川等许多地方的税赋,在当时算是相当优秀。据说他在位期间崇尚以汉族方式治理法律,研读大量汉族名臣学士的著作,并严令文武百官研究。

他本人也是虔诚的佛弟子,在世时建了许多寺庙,据说光沿海一带就立了二百一十六座佛塔。他受过皈依戒、居士戒。虽然他往生后,下一任元文宗以「其皇位得来不义」为由,不给他帝号,只立为「泰定帝」,但在元朝史上他算是不错的君主,对汉族文化的保护也有贡献。

像十四世纪时,皇家的西院保生宫失火,泰定帝立即下旨务必保护皇家庙宇——许多学者认为这是历史上最早颁布保护皇家庙宇的法令。他身为蒙古人,却对汉族文化做了很好的保护。另一位是图帖睦尔,即元文宗。

与祂关系极好的是大将燕铁木儿——燕铁木儿力推图帖睦尔登基，期间发生了「天历之变」这段历史，这里就不细说了。总之元文宗在位时，与前面的泰定帝一样，对汉族文化不仅多加保护，还希望把汉族许多优秀文化带入蒙古。它设立奎章阁学士院，让众多学士在其中讲学、演讲、参阅历代史籍与名典，并要求贵族大臣的子孙都到奎章阁学习汉族文化；又在奎章阁下设艺文监，专门把汉族文化——尤其儒学——从汉文译成蒙古文，做了大量校订编辑。

同年他还主持编纂《经世大典》，此书后来成为研究元朝制度史极重要的著作。可以说元文宗登基后，文学与文官文化都变得非常兴盛。只是当初把他拱上位的燕铁木儿，后来自恃功高，多有作乱，造成元朝各地腐败与内斗。

元文宗在位没几年——大概才四年——很年轻便往生。史书也记载他本身颇有汉文化修养，写诗作词、绘画书法都很拿手，当时的文学官也对它颇为称许。讲回来。

萨迦世系史里提到贡嘎洛珠它们这一拉章。萨迦寺共有十一任住持，其中由家族后裔担任的有八任，由杰出弟子担任的有三任——这三任弟子是鄂尔派(Ngorpa)与夏尔巴(东部)一系。而在萨迦寺尚未分出四个拉章之前……第一个拉章由索千一系主持，仁钦岗拉章由大元帝的贡嘎尼玛兄弟主持，拉康拉章由贡嘎勒通兄弟主持，都却拉章则由贡嘎洛珠主持。

据说这四个拉章世系成立后，再也没有谁能把四个拉章重新统领起来，也无人能统领整个萨迦寺……萨迦世系史《贤者喜宴》里说，钦波的妻子名仁玛(尼玛仁)，生了洛本钦马与受封扎巴坚赞(Drakpa Gyaltsen)两个孩子。按达钦·谢拉的次序算，祂第一位妻子是在杭州所娶的汉族女子；若以这位汉族妻子为第一任，则贡嘎洛珠的母亲算是第六位妻子。但若从元朝皇帝下旨要求达钦·谢拉繁衍后代之后起算……贡嘎洛珠是在达钦·谢拉约四十七岁时出生的，出生地在萨迦大寺的仁达。

萨迦世系里说，祂从小便学习各种萨迦教法，因各方面都很优异，很早就开始为具根器的信徒弟子传授解脱教法。元朝皇帝见祂如此优秀，十分欢喜；加上上一任白兰

王年轻便圆寂，皇帝便将白兰王名号赐予贡嘎洛珠，并赐金驼大印。这枚金驼大印如今应在萨迦法王手中。

皇帝还赐予水晶宝匣、黄金伏牌等物品，并把自己的妹妹许配给他。之前上师讲时，我以为不是他妹妹、以为是别处的公主；其实萨迦世系史里写的是元朝皇帝的妹妹，原本是贡嘎洛珠哥哥的妻子，也就是他的嫂子。皇帝下旨，于是嫂子又成了他的妻子。

在元朝蒙古的观念里，这方面并不那么讲究，只要三族三代内没有关系即可，有时堂兄弟姊妹也能直接结为夫妻，规范没那么严。后来皇帝下诏，命贡嘎洛珠管辖整个藏族地区。但这部分其实有争议：有学者认为，元朝所封的白兰王并无明确实权，当时藏区所有大事仍由元朝发号施令，他能做的更象是「传话」——藏区有事，他汇整上报给元朝皇帝，皇帝下旨后，他再向大家传达，比较像通报的功能，并无真正的管辖权。

所以有人说，白兰王其实就是驸马爷的称号。这也是「白兰王究竟算不算王」的争议所在，许多讨论历史的论文都在探讨，至今似乎仍无定论——有认为算是王的，有认为无管辖权、只是名头的。但无论如何，他在任内确实很努力，为藏传佛教做了许多贡献：建了许多寺庙，复兴了许多教法传承，也支持了众多法会供养。

后来他娶两位妻子，共生三子。其中长子索南洛顶非常杰出，宛如真正的转世活佛：据说他八岁时不必看书，便能滔滔不绝讲说《根本喜金刚续》，后来在萨迦派著名的马丹前座下出家受具足戒，又亲近许多当时名师，成为一代宗师。他影响力极大之后，元朝皇帝又召他入朝，赐封国师，非常优秀。

他的三弟——后来继承白兰王称号的扎巴坚赞(Drakpa Gyaltsen)大师，也非常伟大：传记提到他随许多高僧大德学习后证悟极高，出家后讲授《根本喜金刚续》等甚深密法极为有名。皇帝知其成就与佛行事业后，也将他敕封为白兰王、赐予金印。他就是末代白兰王。

但皇帝要求他不准去别处,只能留在萨迦大寺与大乘法王一带,不得离开。据说扎巴坚赞身上有如虎皮纹路般的特征,不仅他自己,连后代也都有——他们说这种特征源于他们出自特殊的大成就者家族。上师小时候好像也有这样的虎皮纹路。

预言里也说,上师出生后身上会有这样的纹路。不知是不是与此有相同因缘,就不得而知了。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前面贡嘎洛珠大师大致这样介绍也可以。

据说他还示现过许多大神通事迹,但目前看到的不多。我这边翻阅了《红史》《萨迦世系史》及一些元朝史料,他在政治以及整个藏区发展治理方面贡献很大,但自身修证所展现的神通能力这部分着墨不多。萨迦世系史里有些成就者在这方面记述得特别细,但仅限少数几位;其他萨迦介绍里或许会有,只是我目前没看到太多。

我们直接往下讲,若找到再于下堂课补充。接下来讲一位转世大师——觉囊派(Jonang)著名的传承祖师多罗那塔(Taranatha)大师。他名号里的「当」指当时一个地区,一个算是贵族、管辖当地的家族——不确定是不是帕竹政权受封的小王,这个还不确定,之前问过上师,目前仍不明。

因为贡嘎卓确(Kunga Drölchok)大师在世时间不长,他之后觉囊派又遭遇教法上的艰难,许多相关史料因而不多,我们能参阅的资料真的很有限,还在努力。觉囊派有两位极著名的宗师:一是笃补巴·喜饶坚赞(Dolpopa Sherab Gyaltsen)大师,一是多罗那他大师。多罗那塔除承认自己前世贡嘎卓确大师是萨桑玛蒂班钦大师的真实转世外,也承认笃补巴大师是他无二无别的化现。

(译者注:笃补巴即前课的多波巴/Dolpopa,觉囊派他空见宗师,音译待统一。)无论在修证境界、著作,还是他为笃补巴大师所作的一些解释与编辑,乃至受命撰写的密法注释,都得到多罗那塔大师的好评。可以说,笃补巴在世时,或许本想让贡嘎卓确承接为最主要的心子、把教法传给他的,对他多有提携与赞美;可惜贡嘎卓确比笃补巴还早圆寂,颇为可惜。

(讲者后文亦提醒,此处两位「贡嘎/贡嘎卓确」大师年代与事迹史料常被混淆。)讲觉囊派之前,较麻烦的是多罗那塔与贡嘎卓确的关系。贡嘎卓确的前世是贡嘎

(Kunga)大师,而贡嘎大师前世又是萨桑玛蒂班钦;萨桑玛蒂班钦转世为贡嘎大师后,其弟子便是贡嘎卓确,贡嘎卓确又是多罗那它的前世。

等于说它们彼此之间又互为师徒,从萨迦班智达一路这样承接下来,非常特别。前面讲过,转世化身能突破许多我们凡夫的逻辑与概念。化身的能力、方式本就无量无边,不一定非得遵守「一世传一世」的投胎规范,而可以父子或师徒的方式分别转世,彼此互为师徒、互相成就。

这在藏传佛教史上其实颇多先例,并非单一个案。所以讲仁珍才旺诺布的转世,又必须往上追溯。祂的转世世系有几种算法:噶陀派的算法以(莲花)诺布大师为第一代,到现在宝上师是第六代;而萨迦、觉囊两传规的算法,则以萨桑玛蒂班钦为初代,第二代贡嘎大师,第三代贡嘎卓确,再来才是仁珍才旺诺布。

等于在噶陀派六代之前,再加上贡嘎卓确与萨桑玛蒂班钦,呈现出来就成了第八、第九代的说法。(译者注:萨桑玛蒂班钦见第九、十课——弥勒化身、多波巴大弟子、宗喀巴之师,亦才旺诺布前世;此处将噶陀派与萨迦/觉囊两套转世算法接上。)再加上多罗那塔大师也要算进来——祂同样是仁珍才旺诺布过去的化现,而多罗那塔也说过贡嘎卓确与祂无二无别、是祂的化现。

这样往上追溯四代,上师在噶陀派的算法里便成了第八或第九代。有这样一种算法。萨桑玛蒂班钦前面已讲完,可以跳过,直接讲下一位。

先讲祂的上一世贡嘎卓确大师。祂大约是十五世纪的大成就者。其实觉囊派早期对本派并不那么固守——那时还没有一套非常完整、系统化的教派统领,不论法义还是政治势力,各层面都尚未整合。

所以过去觉囊派的一些僧团也会学萨迦、学噶举,并不固守己派。像贡嘎卓确大师本人就向许多著名大成就者学习。据萨迦(道果)方面关于祂的介绍,祂约于十五世纪、公元1420年左右出生。

祂自幼出家后,先后依止萨迦、觉囊等派,向数百位高僧成就者学习,获得上百种传承教法。萨迦派许多成就者也称赞祂是萨桑玛蒂班钦真实的转世化现——这不只是觉囊派自己的说法,萨迦等其他派的成就者也都承认。在经教上,祂学了觉囊派的

经教,并以觉囊「六支瑜伽」为主修,达到很高境界,气脉通达自在,能生起极大神通威力,甚至有掌控自身寿命的能力。

祂自幼便受宁玛派大吉祥黑鲁嘎(Palchen Heruka)的灌顶传承,一直修持——从小到大始终在修学之中,极为不易。祂到后期去了觉囊寺,后半生几乎奉献给觉囊派,在那里大转法轮,讲授许多甚深教法,并将全部教法传给贡嘎一系的传承弟子,最后在觉囊寺圆寂。祂圆寂的方式也很特别:据说祂已证得心气自在的成就(即「寿自在」一类)。

一般人练宝瓶气须刻意练习、刻意提住,也维持不了多久;而证得心气自在的成就者,宝瓶气无时无刻都不散。有说法认为,宝瓶气不散,人便不死;凡能永远持住宝瓶气不散者,便永不死亡。总之祂是这样一位大成就者,极为长寿,约一百多岁。

据说祂圆寂前——应说是圆寂后——前往香巴拉净土,参学时轮金刚的续部教法。还有传说祂往生香巴拉三个月后又复活,再把教法传下。这说法其实不是指祂圆寂,而是指祂证得「换身」(夺舍)的成就——把躯体留下,意识前往他方净土。

我刚才讲得不太对,应是这种换身自在的能力。最后祂圆寂时融入时轮金刚的心意,所以大家都公认祂是时轮金刚的大成就者。接下来讲贡嘎卓确之后另一位著名大师,也就是多罗那塔的前世——贡嘎卓确。

「贡嘎卓确」与「贡嘎」两个名字很相近,后来一些研究者把这两人的事迹搞混了,这种混淆颇多;就像贡嘎大师与后来的笃补巴大师,事迹也常被搞混。(译者注:讲者在此提醒,前后两位「贡嘎/贡嘎卓确」大师因名号相近,史料常被混淆;以下这位为木斯塘出身、约十六世纪者。)这位贡嘎卓确大师,是在贡嘎大师之后的成就者,约十六世纪出生于木斯塘(Mustang)一户人家。

祂祖父,以及祂自己幼年的主要上师,都是祂的亲戚——祂的叔父,当时萨迦派的中巴·贡嘎(Drungpa Kunga)大师;而中巴·贡嘎本人,是萨迦派著名的大钦·洛珠坚赞(Dakchen Lodrö Gyaltsen)大师的弟子,大概是十五世纪的人。贡嘎卓确十岁时,从萨迦中巴·贡嘎座下受沙弥戒,此后一直随祂接受许多萨迦派传统灌顶教法,包括三次传授《道果》。

《道果》教授要一步步慢慢讲,需数月之久,祂共完整得受了三次。到十三岁,祂与几位兄弟一同前往卫藏求学,先到萨迦大寺,又去附近的卡重(Khau)闭关中心,在那里受班丹巴指导许多实修教授。

后来又来到萨迦寺——即释迦确丹(Shakya Chokden)大师所在地——依止释迦确丹的弟子东亚诸巴(Dönyö Drupa)大师(又名阿摩斯德/Amoghasiddhi),在其座下认真学习因明及其他学科。学习期间爆发天花疫情,夺走了大多数学子的性命,连贡嘎卓确的兄弟也在疫中身亡。他悲痛不已,此后独自闭关约八个多月,在关中背诵了几部因明论作。

随后,他的上师阿摩斯德前来闭关处探望,见他这般模样,严厉斥责道:「你用这种僵化、呆滞的学术研究方式来当作修行,是不会有证悟的。」我们可以看到,若在世俗中,亲人往生、有人躲起来痛苦许久,大家往往以安慰、引导、温柔鼓励的方式对待,盼祂走出来。但佛教认为,直指要害、正面击破才最重要。

所以祂老师来时,没有温柔以待、没有鼓励,而是直接呵斥,直接告诉祂问题何在、修行错在哪里。这正是一位以解脱道为指标的教导者应做的事。因为以佛教观点看,人世的痛苦、悲欢离合是必然的,只有时间先后之别,没有谁能逃过。

所以无论多么沮丧、多么受打击,都要自己振作——没有谁能替我们。在轮回中,唯有自己振作、心向解脱道精进修行,才能摆脱执著。痛苦事件本身只会带来更大的痛苦:你执著什么,就有什么样的痛苦。

这并不是说什么都不管、视而不见、充耳不闻——不是这样。我们要了解世俗的真谛、认清其现实本面,面对痛苦的本质,面对因果的法则,知道人世间就是如此。佛陀开示苦集灭道,为何要先从苦、集入手?

因为要先了解我们为何想脱离轮回——正因感受到痛苦。而一切痛苦的根源,都来自我们对世界错误的认知与解读。不打破这一点,再多安慰、鼓励都无法趋向解脱道。

所以,若我们真有心修持解脱、相信佛法道理、相信这是因果法则的六道轮回、相信唯有解脱才能彻底摆脱根深蒂固的痛苦,那么遇到痛苦与变故时,就一定要用佛

法的道理、概念、技巧去解决,而不是沉浸在自己的情绪里。很多时候我们明明学过许多修行技巧——会打坐、会忏悔、会拜忏、会练气功,也能滔滔不绝讲因果轮回、菩提心的道理——可自己遇到问题时,却一个也用不上,不会拿来用在自己身上。

这时佛法与自己毫无关系,正是「心与法相违」的大问题。修行要解脱,必须心法合一:把所学的一切佛法与技巧用在自己身上,而不是拿去对别人讲。如果这些东西只是拿来讲讲、像哲学一样停在嘴上,那佛法的解脱道就不存在、就成了虚妄。

我们相信佛是带我们走向解脱的救命绳索,那就要知道:救命的工具已经交到你手上,你得学会使用、操作、运用,并且熟练,让祂成为自己的一部分。别指望在你死亡、最痛苦时,等成就者或诸佛菩萨来拉你一把——那是等不到的。如果诸佛菩萨能直接把人从痛苦深渊中抽离,那祂们也不必教我们这些修行方法了,像拔萝卜一样一个个拔起来就好。

佛陀无量慈悲,若有此能力与方法必定会做。但事实就是如此:在人世间要解脱痛苦,最主要还得靠自己的意识、自己的心态去带动修行,才能真正解脱。所以许多高僧大德在弟子遇到问题时都用呵斥的方式。

这不是脾气不好,而是最深的慈悲——由衷盼弟子早日从痛苦深渊中出离。阿底峡尊者、噶当派祖师都说过:什么是最好的上师?能打击你自心要害的,才是最好的上师。

莲花生大士在许多预言中怎么讲末法时期的悲哀?末法时期的上师、教导者无法正确、直接地指出弟子修行的缺失,只能以安慰、鼓励、哄骗的方式,慢慢让弟子对佛法生起一点信心——至于能不能修行,还未可知。这就是末法的状况。

所以仁珍才旺诺布在净相中所写的预言里特别提到:在我们这个时代,讲修佛法的场所将遍满各地、极为兴盛;但在这一片大好情势之下,其实只是像法教法的流布,真心为解脱而修行的人,还是非常少。接着说贡嘎卓确。祂受阿摩斯德的教诲、学了深奥的修行方式之后,待天花疫情过去便出关,又去拜访当时著名的班丹巴大师,在那里学了更多萨迦派《道果》教授及其他传承。

此后五年，祂又到鄂尔巴(Ngorpa)的寺庙等地遍学各种教法。学成后，祂返回木斯塘家乡，从自己的老师中巴·贡嘎，以及当时从西藏来的鄂尔巴寺第九任住持座下，受了具足戒与其他教授。中巴·贡嘎大师任命贡嘎卓确为当地一座寺庙的继承者，为他举行坐床。

做完这一切后，中巴大师很快便圆寂；紧接着，贡嘎卓确的父亲也去世了。同学去世、兄弟去世、上师去世、父亲又去世——一连串噩耗对他影响极深。但这一次，他没有像先前那样受打击而无法自拔。

他深深体认轮回的真相本就如此，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真正证入了这样的境界。从此他进入隐居闭关，成为隐士般的大修行者。后来寺庙结夏安居时，住持希望他出来参加并作指导。

他起初不愿，只想一直隐修；但在住持坚持祈请下，还是出关了，在结夏安居中向僧团讲授各种教法，如萨迦班智达的《因明藏》（《量理宝藏》）等。不久，他在木斯塘的另一位上师班朗巴·莲巴大师也圆寂了。

祂便在这位老师的寺庙学习了一段时间，并帮忙寺务。之后祂前往尼泊尔佛教圣地，用尼泊尔语与印度语和当地印度教瑜伽士交谈，成了好朋友，令那些瑜伽士十分惊讶。后来祂又回到西藏拉萨，前往噶举派著名的总寺楚布寺，在那里受了噶举派完整的传承。

此后祂多次往返木斯塘与西藏中部。据说中间有一段时间，祂受蒙古将军之请，被派往蒙古传法——有这样一种说法。这里就比较麻烦了。

现在《藏汉大辞典》及一些汉族学者所写的历史研究，里头有不少错误。比如「多罗那塔大师晚年赴蒙古传法」这件事，就是很大的错误——多罗那塔一辈子都没去过蒙古，完全没有。上师自己研究后认为，祂们大概是把多罗那塔的事迹，与祂前世贡嘎大师的历史混在一起了。

所以后面在讲述觉囊派灭法事件的经过时，掺杂了许多不正确、不客观的历史观点；而这些不客观的史观，后来又造就了「格鲁派消灭觉囊派」的说法。这部分我觉

得需要特别提一下。现在网络上,除了觉囊派一些学者用藏文、英文重新讲述、纠正这个问题外,中文方面许多相关研究论文,似乎大多仍沿用这错误的历史。

对一个教法、一个传承、一段历史的研究而言,这并不好,应当纠正——其实只要拿其他充足的证据与史料互相对照,就可以知道真相。就像我们上课常讲的:藏传佛教史上所谓「宗派之间的斗争」,实际上并不是宗派斗争。宗派与宗派之间没有斗争,真正的斗争来自——各宗派都必须依附其所在区域的王或领袖。

在宗派内部祂有管辖权,但到了政治层面,祂必须听命于政治领袖,只能起附和作用,而非主导。可最后一旦发生战争等事,大部分责任却都怪到宗教领袖头上,这并不正确。这部分我觉得下一堂课继续讲比较好。

好,这个需要讲,我们下节课把祂讲好。今天就先到这里。贡嘎卓确大师这部分,以及觉囊派前因后果这一连串,我觉得都有必要讲清楚。

好,今天课就到这里。